

火與劍的一生：

鐵血宰相俾斯麥傳讀後感

◆ 方竟曉

一、前言

公元 1815 年 3 月 20 日，不甘蟄伏的拿破崙(Napoleon I，1769-1821)從厄爾巴島(Elba)率領數千之眾，在南法蘭西登陸，於一個月之內橫掃法國，兵不血刃地回歸巴黎城，再度就任皇帝，並立刻向歐洲的聯軍宣戰。

同年 6 月 18 日，在滑鐵盧(Waterloo)一役，拿破崙以滿目的歐洲大軍為敵，遭逢一生最大的挫敗，這個曾經說過「在我的字典裏沒有難字」名言、永遠不認輸、英勇善戰的英雄般人物，從此退出戰場，淡出歷史的舞台。他被英國軍艦諾森柏蘭號(Northumberland)送往霧氣繚繞的聖赫勒拿島(St. Helena)監禁，於 1821 年 5 月因胃疾黯然去世。

觀賞著名的「滑鐵盧戰役圖」，拿破崙騎著白馬指揮作戰，但面色陰沈，有的將士向拿破崙報告戰局的慘況，有的不幸中彈身亡，敵我死傷無數，地上屍橫遍野，令人感到戰爭的殘酷無情。對於這場軍事生涯中最大的硬仗，畫中的拿破崙個人意志頑強，畫面左側兩名士兵凝望著騎在白馬上的拿破崙，似是信心動搖，又似是對自己接下來的未知命運茫然失措，看者無不動容。令人不禁感嘆，這是歐洲英雄主義的終局嗎？

江山代有才人出。1815 年，雖然是「最後偉大的法蘭西人」拿破崙倒臺的一年，但同年的 4 月 1 日，卻也是將來支配十九世紀下半葉歐洲局勢的政治巨人俄託·逢·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誕生的一年。

二、鐵血宰相

地主出生的俾斯麥，大學時期是個狂暴的大學生，在三個學期中舉行二十七次決鬥，贏多輸少，人見人怕。大學畢業後擔任過短期的公務員，卻又任性地將官職棄如敝屣，隨即回到故鄉，成為一個獨立不羈的地主，耕讀數年。俾斯麥從三十三歲起，擔任了四年的議員，個性依舊激進剛強，給人的印象不外「性急、桀傲、獨裁、不妥協、偏狹」等負面之詞；自三十六歲起出任外交官，歷任普魯士駐法蘭克福聯邦會議大使、駐俄羅斯大使及駐法蘭西大使，他的處事態度卻一百八十度改觀，顯見多年的外交官生涯，已讓他洗鍊成外柔內剛之士。

1862 年，普魯士下議院拒絕接受增加軍費及三年兵役制的政府擴軍提案，國王威廉一世宣布解散議會，同年五月舉行新議會選舉，自由主義派大勝，325 個席位的下議院，自由主義派議員就佔了 285 席。同年 9 月，新議會再次否決了該項擴軍案，國王威廉一世威脅退位，而新議會態度依舊強硬。在這場憲政危機中，時年四十七歲的俾斯麥臨危授命，擔任普魯士首相，於議會演說中時提出了著名的「鐵血政策」，令當時輿論為之譁然，讓他得到了「鐵血宰相」的稱號，他說：「我們德意志不要只注意普魯士國內的自由主義，卻應注意普魯士的實力。…普魯士必須集中實力，以備有事之日。…天下的重大問題，不是透過議會辯論和多數表決能解決的，能解決的唯有鐵和血。」雖然被有心人曲解為好戰份子，不過，他仍以三寸不爛之舌說服威廉一世堅持到底。

俾斯麥主張以「鐵」和「血」作為統一德國的綱領和信條，亦即用「武力」和「軍人的鮮血」來解決當時的德國問題。他相信，要統一德國，必須使奧地利的勢力退出南德，並排除法國在萊茵河的勢力，因此積極擴張軍備，施展外交手腕，造成有利於普魯士的國際局勢，在每一次都使外國勢力不加干涉的情況下，對外用兵三次，在 1864 年的普丹戰爭、1866 年的普奧戰爭及 1870-1871 年的普法戰爭，成功的擊潰丹麥和奧地利，長驅直入巴黎。1871 年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法國的凡爾賽宮加冕為皇帝，宣布德國統一，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國。

俾斯麥在盛年時期，之所以能夠為所欲為地發揮其治國長才，主要是因為有一位對他充分信任的明主德皇威廉一世。雖然他與議會交惡，與皇室其他成員、輿論為敵，可是俾斯麥知道如何打動或改變威廉一世的心，威廉一世也需要他展現國力，君臣之間有如魚水之交，一為能臣，一為賢君，兩者謹守君臣之義，老而彌堅，動人至深。從俾斯麥力促威廉一世與俄皇締約一事，即可見一般：

普法戰爭時，普軍在色當(Sedan)一役俘虜了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俾斯麥認為德意志統一的障礙已然去除，因此反對進攻巴黎，主張寬大處理法國這個鄰邦，避免結怨太深，但是以毛奇為首的軍方將領不顧俾斯麥的勸阻，率軍直搗巴黎，給法國帶來莫大的羞辱。普法戰爭後，俾斯麥判斷當時的歐洲局勢，德意志的西方有法國，東方有俄國，隔英吉利海峽有英國；由於德國太子妃來自英國王室，老皇去世後太子登基，德英關係必然更形密切，加上德、義、奧三國締有盟約，德意志早已是歐陸實際的強權，一但德、英聯手，則東方的俄國勢必寢食難安而不得不尋求盟友，此時若再不拉攏俄國，而任令俄、法二國結盟，則德意志勢將腹背受敵，險象環生。

準此，俾斯麥洞燭機先，在國際上先行孤立法國，乃竭力促成俄皇來訪，俾與俄國秘結軍事同盟。時年 1887 年春，彼時威廉一世已是年邁不堪，行動遲緩的八十九歲老人，俾斯麥要求老皇為德意志基業及後代子孫，勉力而為，乃開列了一張應和俄帝會談的綱要給老皇，要他熟背，以便在會見俄皇之時，可以從容應對。綱要上寫著：「德、法一旦開戰，萬一法蘭西勝，便是君主主義的喪鐘敲起，民主主義風靡歐洲之日；所以這不是德法兩國的戰爭，而是歐洲大陸的君主主義與民主主義間的決戰，難道君主主義的大本營俄國能袖手旁觀嗎？」記憶力已嚴重衰退的老皇將這些綱要放在桌上，每天不知多少回，忠實地將這張紙條一字一句地熟背下來。如此君臣之義，直可名垂千古，而俾斯麥的高瞻遠矚，更進一步地確保了德意志在歐洲的強國地位。

三、政治巨人

俾斯麥曾大聲地譏諷議會內批評他的政論家，說：「政治可不是學啊！是術啊！這正如繪畫和雕刻不是科學一樣，正如優秀的評論家不是偉大的藝術家一樣。」他認為政治是術，不免會有權術、妥協、背信的情事發生，而由此亦可窺見實際主義者的他的為人與性格，這點可具體顯現在他的對內政策上。

為了鞏固皇權，排除羅馬教皇的政治影響力，俾斯麥壓迫境內的天主教勢力，並與代表天主教徒的中央黨正面衝突；為了彈壓社會主義者，防止大眾激進化，他利用中央黨及保守黨，制定了禁止擾亂公安、壓迫民權自由的「治安維護法」；其後，他進行社會改革以改善並保護工人權益，為了爭取社會立法的通過，他為求拉攏中央黨，於是緩和對天主教徒的迫害及與羅馬教皇的對抗以換取中央黨的支持...。凡此種種，在在顯示俾斯麥是個不折不扣的實際主義者，為貫徹其理念，在必要時，不惜以同道為敵人，或以敵人為同道，本書作者認為：「鬥爭的困難，不在進攻而在退卻。政治家的困難，不在鬥爭，而在協調。俾斯麥不祇是個單純的鬥士，他是知道進，而亦知道退的政治家。」大哉斯言！

值得一提的是，開明專制的俾斯麥並不僵化，對內除採取鎮壓統治外，他還採取溫和的糖餅政策，認為：「當工人們看到君主關心他們的福祉時，我們的民主朋友們就只能徒然地尖叫了！」「在恢復德意志帝國健康的菜餚中必須加幾滴社會主義的油。」「以公務人員為例，因為要得到恩俸，他們那麼順從！在沒有恩俸的私人公司裡，就絕不會這樣的。所以為了使工人滿足，所給付的代價絕不會浪費而嫌過高，這是為避免紛擾而作的投資，所以是絕不嫌高的。」為改善勞動者待遇，實施了近代國家最初的強制勞動保險制度，這個全世界第一個推行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容，包括 1883 年議會通過的疾病保險法，強制雇主負擔三分之一，勞動者負擔三分之二的保險金，以備生病之需；1884 年通過的傷害保險法，規定雇主負擔全額的傷害保險金；1889 年頒行的殘廢和老年保險法，對七十歲以上的一切勞動者，給予一定數額的養老金。上述社會立法，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第四講、第

五講及「中國存亡問題」文中，都以大篇幅討論過俾斯麥的政績。

當然，俾斯麥也不是毫無缺點。他藐視議會及人民，實行專制統治，曾肆無忌憚地豪語：「我已單身以全歐洲作對手過了，諸位這樣的對手，在我來是經驗得太多了。」「為了讓民眾認識真理，事實上需要花費許多時間，當民眾真正理解應該幹什麼事情的時候，通常時機已經過去了。」每逢他的議案遭議會反對，便宣告解散議會，在寫給摯友美國人莫德來(John Motley)的信中，就不經意地宣洩這種不滿情緒：「我現在在議會中寫著這封信，在這裏，有令人吃驚的孩子似地興奮的許多政治家，作著令人吃驚的愚蠢的演說，我不得不耐心地聽著。…這許多所謂的議員先生，也多少受過教育的，然而對於政治之認識，比我們在大學時代還不如。…」

此外，俾斯麥為貫徹其施政理念，只要他的主張不被威廉一世採行，便動輒以辭職為手段，逼得威廉一世不得不讓步；他專斷獨行，剛愎自用，氣度狹小，對同僚苛刻；他對知識分子不甚敬重，常年過著和文化及知識階層隔離的生活，終日埋首實利實務；他是堂堂的首相，卻未能在他主政期間為國舉才，培養下一代新的棟樑，使得他身後的德意志面臨了朝野無人的困局。

1888 年，皇帝威廉一世駕崩，原本要繼位的皇太子腓特烈親王沉疴在身，在老皇死後百日內也離開了人世，由二十九歲的皇太孫威廉親王繼承皇位，即後來的威廉二世皇帝。威廉二世自幼左手殘廢，卻能克服殘疾與常人無異，此一艱辛的過程養成他驕傲的個性，在宮廷中被小人包圍，喜聽諂言，又無良師指導，俾斯麥在新帝的面前日漸失寵，於 1890 年黯然下臺。1898 年俾斯麥辭世，一代政治巨人就此長眠，他一生的豐功偉業，都圍繞著建立統一之德意志，並維護這個他一手創建的帝國而開展，即使在他引退後，仍憂心忡忡帝國的未來：「大概上帝再會給德意志一次衰頹期吧？但是其後便又會有新的光榮時期到來，可是那要在成為共和制之後了。」果然不幸為其所言中，德意志帝國就在他死後的二十年土崩瓦解。

四、結語

共黨教父列寧(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1870-1924)曾簡短及準確地論述了俾斯麥的歷史作用：「俾斯麥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德語 Junker 的音譯，原指無騎士稱號的貴族子弟，後泛指普魯士貴族和大地主)的方式完成了歷史上進步的事業。」「德意志的統一是必要的，…當革命的統一失敗後，俾斯麥用反革命的方式，用容克的方式完成了統一。」

十九世紀達成真正統一的德國，俾斯麥的確功不可沒，他當年的鐵血政策，深遠影響著德國人對權力的擴張。為了稱霸歐洲，1914 年到 1918 年間，策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包括德國在內以及所有參戰國家人民的慘重傷亡，計死亡一、四六七萬人、二、一二二萬人受傷並波及一十三億人口，戰後德國因為發動戰爭及負擔戰敗的賠款導致經濟癱瘓。首度嚐到失敗的苦果，自負的日耳曼民族不甘於此，自稱建立第三帝國的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趁機崛起，又於 1939 年不宣而戰，啟動了更大規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為此付出的代價除了六百萬人民的死難，以及投入戰爭難以計數的軍費、物資損失，戰後的復健之路也走的艱難而漫長，更造成東西德的分裂以及種種隨之而來的問題。

俾斯麥成功的統一了德意志，讓當世人對他萬分畏服，但他晚年卻後悔說：「仔細想來，所謂人生，是很少歡喜和滿足的呢！活過了一生，結果並不因此而受人敬愛。我沒有使自己，使近親，使無論誰成為幸福。不，豈但沒有使誰幸福，並且使很多的人不幸了。要是沒有我，那三大戰爭便不會發生的吧？八萬青年便不會化為白骨吧？他們的雙親和寡婦便不用著喪服吧？…因為我的事業，差不多沒有得到快樂，不，完全沒有得到。得到的不是快樂，卻是懊惱、心痛和麻煩呵。」而其亦未料到，子孫會在他死後四十七年築起柏林圍牆，又在歷經四十五年的親人骨肉分離之後，於 1990 年德國恢復統一，卻在兩德統一十餘年的現在，仍然難以弭平兩德之間存在的經濟、文化甚至語言的各種差距。



本生(Bunsen)評介俾斯麥的一生時慨嘆：「俾斯麥使德意志偉大了，但是使德意志人變渺小了。」韋伯(Max Weber)亦認為：「由一個天才進行統治，終於給德國政治帶來了巨大的不幸。」不可諱言，俾斯麥是個傑出的政治家，他施政二十八年的結果，偉大統一的德意志由此而生，德意志的國際地位大幅提昇，但是奔放自由的德意志民族的個性，卻一天比一天衰萎下去，只見秩序，不見開闊的活力。

本書作者鶴見祐輔以俾斯麥及拿破崙相對比，認為拿破崙生於地中海的科西嘉島，是具有豐厚幻想力的南國兒，俾斯麥則是徹頭徹尾生於現實的北國人。所以拿破崙悲劇性英雄的一生，永久地、不絕地刺激世界人類的幻想，自義大利遠征以至於最後的聖赫勒拿之死，他的事蹟就像是一曲悲歌。反之，俾斯麥的一生，是始終一貫的理智生活，他是腳踏實地的，所以不曾失敗，但是，卻不能像拿破崙那樣喚起全人類的憧憬。然而，在我來看，他們雖然背景不同，特質不同，但均是有大功於國家社稷、睥睨當時代的雄才大略人物。

本書係作者以一個日本人的觀點所呈現出來的俾斯麥傳記，雖書中充斥作者那個年代強權政治、專制統治、富國強兵等背離現代民主政治思想言論，然整體而言瑕不掩瑜。撇開俾氏歷史功過不談，觀察他波瀾壯闊火與劍的一生，他那外交家、政治家乃至於戰略家的深謀遠慮，不僅足為後世為臣謀國者表率，在當前國際局勢詭譎多變及國家走向混沌不明的今日，仍然具有相當的借鑑與啟發。

(本文作者為台北縣麗園國小會計主任)